

散文
随笔

我也要寻找“巴中情”

黄翎

我是一名“巴中二代”。母亲是59届巴中生，印尼出生，长大，1959年怀揣一颗赤子之心，踏上了归国的征程。远洋轮载着母亲，在海上漂泊了半个月，终于到了广州黄埔港，解放军上船热情地迎接这些一腔热血，报效祖国的海外赤子，母亲激动极了，至今仍然时不时地重复念叨着那投入祖国母亲怀抱的难忘时刻。

我出生在北京，自从懂事，就发现母亲的经历和周围的叔叔阿姨不一样，她被称为“华侨”，她的成长经历总是和一个叫“巴中”的学校连在一起，母亲提起“巴中”，总是那么一往情深和自豪。因为羡慕，在我成长的小学，中学，大学里，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找寻着母亲念叨的“巴中”感觉，但很遗憾，没有在我的



59届丘惠英

学生时代出现。

30多年前，我们移民来到香港，这对在北方长大的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对那时已经年近半百的母亲来说也是一样，孤独，彷徨包围着我们。但那时，母亲似乎比我幸运，因为香港有很多已经定居了的“巴中”老校友，她们他乡重逢，普通话夹杂着印尼话聊得亲切极了。我当时很不解，几十年前的中学同学怎么能那

么亲切，我的中学同学们完全没有这种结实无比的友情啊！

岁月荏苒，又是几十年过去了，母亲和她的“巴中”校友们都进入了耄耋之年，我家的电话会定期响起，当我们没能接听电话时，一位阿姨会留言：“惠英，我是巴中校友会的联络员：…，我们会在x月x日联欢，请你准时参加。”而我母亲则会认真记录下联欢的时间、地点，准时

参加。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地风雨不改地聚会，联谊… 我有时开玩笑地问我母亲，你们“巴中”是个什么机构啊？中学同学半个世纪了，还能抱团成这样？我们怎么就做不到，太失败了！母亲听了也不说什么，但却是满脸得意的笑容。这几年，一些叔叔，阿姨，永远地离开了，隔一段时间就看见母亲在通讯录的某个名字上长长地划了一条线，然后慢慢合上通讯录，一言不发。但过了一段时间，电话又再响起：“惠英，巴中聚会…请准时到。”这就是母亲的“党组织”，一辈子温暖无比的“党组织”！

作为巴中校友的第二代，我只能说是由衷地羡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培养出这么互爱互助一辈子的学生？我无从推敲，但“巴中校友会”让我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爱的责任与获得，这种关爱一定能支撑着曾经的同学们携手互助，走完这精彩的一生！如今的我已过不惑之年，曾经的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们都在微信群里。中年的忙碌让同学群里常常非常“安静”，但母亲的“巴中校友会”却给了我深深的启示：同学是一生的缘分，生命可以影响生命，只要有一颗关爱的

心，我们生命中难得的校友就可以抱团温暖着彼此的一生。人到中年，我也要寻找我生命中的“巴中校友会”！

奇缘 59届陈美致

只是因为多了一份心意，偶尔在微信群里发现了“巴中三语学校--王燕”，顿时两个大大的汉字“巴中”吸引了我，于是出现了这段对话：

黄翎：请问您是巴中三语学校的王燕老师吗？

王燕：是的。

黄翎：太巧了！我妈妈也是巴中学生。

王燕：那你妈认识59届的陈美致吗？

黄翎：我先问问我妈哈。

就这样，我和黄翎的妈妈，也就是失散了近60年的59同届同学丘惠英联系上了！

通过交谈才知道丘惠英同学培养出一位优秀的国际汉语教育工作者，她的日语也很棒，她名叫黄翎，她爸爸也是洒水华侨。

巴中校友的第二代在各自领域里都有很好的表现，真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啊！

谨以此文向月下老人王燕老师能爱心牵引这个巴中情缘致以深深的感谢！



第二代巴中人黄翎老师



59届陈美致